

“暴力”与“美学”的结合



经国家电影局批准,2021年8月6日至8日,以“国为我强,我为国强”为主题的第六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将在大同举办。7月15日下午在北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让公众期待8月的这场电影文化活动能带来新的视听奇观,也让人们再次不经意间想到对动作电影的审美评判——文化工业情境下产生的暴力美学。

表面上看,“暴力”和“美学”本是两个毫不相关的概念。正是20世纪中期以来的枪战、格斗甚至战争电影中的暴力元素逐渐美化,带来电影制作和欣赏的审美新趋势,最终在20世纪90年代形成了“暴力美学”共识,进而波及到公众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产生了泛影视的影响。

审视电影的暴力美学,往往要回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英美电影。当时的影片中暴力美学初露端倪,虽然在此前的战争题材、侦破题材影片中不乏有枪杀、打斗等血腥场面,但是在严格意义上还算不上暴力美学,更多的是暴力元素在电影中的应用,并不具备创作的主观性和观影的审美性。

研究者认为,电影史上暴力美学早期比较成功的尝试当属阿瑟·佩恩导演的《邦尼和克莱德》(1967年)。影片主动运用艺术化的手法将暴力场景进行美学处理,呈现给观众的时候具有了审美的意义。

真正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暴力美学影片应该是1972年斯坦利·库布里克执导的《发条橙》(又名《发条橘子》)。影片改编自同名小说《发条橙》,讲述了一位无恶不作的少年艾利克斯充满暴力倾向,街头殴打老乞丐,入室抢劫,还当着别人

丈夫的面羞辱其妻子。影片呈现这些暴力场面时没有采用常态的“纪实”手法,而是通过不同的艺术处理手法予以实现,例如使用贝多芬交响乐进行烘托,使用“无厘头”镜头快进。如是,影片将暴力细节和艺术感知结合起来形成了新的观影感觉。

很快,全球电影工业的核心好莱坞敏锐地认识并捕捉到了暴力美学这一电影风格的巨大商业价值,于是资本涌入推动暴力美学风格电影快速发展。如今观众看到的好莱坞暴力美学电影已经是百花齐放,甚至针对不同的市场创作不同风格的作品,让暴力美学形成不同的流派和产品。

当然,观察暴力美学电影绝对离不开20世纪后半期的香港电影创作和香港影评人的探索。尤其是香港武侠电影的拍摄以及风靡大陆和东南亚,让“打打杀杀”成为影视中暴力美学的基本元素,并且得到观众的认同。今天回头看香港电影人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拍摄的武侠电影,虽然打斗套路化、舞台化,审美价值不够高,但是已经有意识地将暴力情节艺术化,让想象中的盖世武艺和打斗具有超越常规视听的魅力。

及至吴宇森的影片出现,香港电影中的暴力美学走向成熟。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英雄本色》《喋血双雄》系列影片突破了往日暴力情节的“直接”呈现方式,而是对暴力进行“诗化的表达”。

吴宇森的早期作品多数是直接展现暴力,枪战中充斥着血腥,甚至让人触目惊心。到了《英雄本色》《喋血双雄》,在暴力中融入情感、幽默、诗意,于是暴力

场景的恐怖程度降低,观影的心理不适度降低。像《英雄本色》中,周润发扮演的小马哥虽然是个暴力形象,但是他的墨镜、风衣、牙签、笑容都成为诗意的符号,他的枪战过程甚至成为诗意秀场,而且导演还不忘在枪战戏里出现教堂和白鸽等审美意向。

到了世纪之交,无论是来自华语文化圈的导演还是来自好莱坞体系的导演,都给观众呈现了经典的暴力美学影片,他们以诗意化的方式完成了各具风格的动作表演,《卧虎藏龙》《罪恶之城》《黑客帝国》等影片让人一直津津乐道。

影片《卧虎藏龙》《黑客帝国》等对于暴力场景的处理完全是诗意化的,无论是前者竹林中高手的轻功和剑术,还是后者虚拟世界的救世主快速躲避子弹的超能力,都充斥着美感。于是,打斗就成了一种诗意的展示与享受,而非简单的血腥刺激。观影的过程仿佛是在欣赏一场别开生面的艺术表演,艺术与审美消解了暴力的残酷性,让“暴力”和“美学”找到了有机的结合,给观众带来了全新的审美快感。

暴力美学发展至今,此风格的电影越来越多样化,产量也越来越多,不仅成为观众认可的电影类型,也成为观众心理宣泄的途径。在电影院昏暗的观影过程中,观众不会迷醉在视听构建的声画奇观里,自然会重回真实的人类世界,甚至还会从更残酷的电影世界里获得正视现实与自己的机会。因此,我们可以说,暴力美学在审美上是有价值的,它让公众不高估人性的善也不低估人性的恶,而是要认识到人性的不确定性。

《大决战》讲透了“人民的选择”



正在央视一套热播的《大决战》,史诗般呈现了波澜壮阔的解放战争三大战役,成为近期的荧屏热点。决定战争成败的因素有很多,在这场关系国家命运的大决战中,到底是什么让共产党能够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电视剧《大决战》在细微之处给出了回答。

《大决战》中用了很多笔墨体现国共两党理念上的区别。比如通过解放军战士的视角,让观众看到了用政治思想和革命理论武装起来的军队战斗力多么惊人。解放军进行思想改造,大家讲述自己悲惨的遭遇,讲为什么要当兵,战士们感同身受,争抢着一个接一个地诉苦。部队的斗志就这样被激发出来,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由国民党转投共产党的普通战士王福民,原来一心想当逃兵,最后在诉苦运动的感召下,扭转意识,认识到“打仗只为咱穷苦的老百姓,为了俺自个儿”。当杜聿明告诉蒋介石共产党最近在部队推广“诉苦运动”,应当警惕时,蒋介石却只是笑话。而随着东北战局的失利,傅作义对蒋介石讲出:“他们抱着必死的决心,我们抱着发财的目的。”蒋介石对此也无言以对。

电视剧开篇,曾详细交代了国共双

方的军事实力对比,在蒋介石眼中,战争打的就是枪炮。而在共产党人看来,战争打的不只是枪炮,更是政治、经济,是民心。剧中表现了国民党军进入解放区的心虚,连国军军官面对解放区的民众也忍不住自问:“我们什么时候成了老百姓的敌人?”

共产党如何赢得民心,《大决战》的讲述非常深入。比如大多数描写解放战争的影视作品中,通常限于篇幅,对这一时期我党开展的土地改革进行略写。《大决战》中,则详写了东北土改工作队初到东北时,面临的艰难局面。

剧中,以苏青饰演的王翠云为代表的土改工作干部来到偏远乡村,帮助那里最贫苦的老百姓重新获得自己的土地,带着观众重走了一遍土改的过程:从一开始遭到农民的排斥、误解,到一步步获得农民的认可、欢迎与拥护,共产党军队用实际行动巩固了解放区,也吸引了大量热血青年参军,为日后的大决战打下了坚实基础。剧中人物梁士英本是吉林扶余小沟村穷苦人家的子弟,他一开始对解放军充满戒备,后来切身感受到共产党土地改革让穷苦农民翻身,毅然加入部队投身解放战争,最终在战场上

为炸掉敌人地堡,不惜用身体堵住出口壮烈牺牲。这个极具典型性的故事让观众体会到,为什么那么多解放军战士明知会牺牲,却在战场上义无反顾。

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乔三本则提供了国民党士兵的视角。因为家里困苦、为给母亲治病而选择当兵的乔三本,身上有穷苦百姓善良正义的闪光点。他跟随国民党军官查抄百姓商铺,看不惯长官们借着“反共”中饱私囊,想为百姓求情,却因仗义执言遭受毒打。重回作战前线后,乔三本又因为在战地用二人转唱词讥讽了国民党贪腐风气,再遭受军法。乔三本代表了无数迫于生计加入国民党部队却被反动势力不断迫害的穷苦百姓,这样的视角也揭露了国民党是如何烂到骨子里的。

剧中这些生动真实的小人物构成了大历史背后丰富的群像,增加了作品的感染力。通过军事视角与社会视角交相辉映,《大决战》从政治、经济、社会、外交、民生等多个层面来书写解放战争,深入社会肌理讲述历史,讲透了“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理,也深刻诠释了“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真谛。

选自《学习强国》

灵魂孤岛

前几年,有一部深受年轻人喜欢的日剧《卖房子的女人》,剧中讲到有一家的儿子多年来把自己锁在房间里,从不见任何人,包括自己的父母亲。那他靠什么生活呢?吃的方面,他母亲会把一日三餐放在他的房门口,等母亲离开,他会把食物拿进去;至于洗澡上厕所呢,都会等到家人不在,他才会出来解决。他就这样年复一年地把自己闭锁起来。

其实这个故事背景如今离我们如此之近。一个房间里,有张床,有独立的卫生间和洗澡间,再加上电脑和手机,足矣。饿了,点外卖;生了小病,在手机APP上选要吃的药,很快有人送药上门;想看书,想穿新衣服,想要买这买那,通过手机或电脑,都能买到,不需要你出门一步;想聊天了,微信、QQ,还有其他的聊天工具,随你聊;想了解外界,打开各种网页,随你看……这样的生活,在年轻人看来是常态,虽然不会如日剧那个儿子那般极端,宅在家里几天不出门,却是见怪不怪的。

这是一个生活如此便捷的时代,手机从过去单纯的交流工具变得愈发智能化,生活的方方面面几乎都可以通过手机实现。无论是你购买东西、查阅讯息、分享图片,还是收听音乐、网上阅读、地图导览,手指只需要点一下即可。走在路上,放眼望去,大家都是低头族,哪个人不是在刷手机?

短短几十年,我们的生活方式变化如此之大。在信息时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早已习惯了如今的生活方式,如果请他们看看前一个时期(其实就在不久前),大家还在用纸和笔写信,寄东西要自己到邮局里去,去另外一个城市需要坐十几个小时的绿皮火车,生活的节奏对比起来缓慢、迟滞和低效,那样的日子现在的年轻人还能过吗?无法想象。

我们正好经历了两个时代的变迁,上一个时代还延续着几千年来的生活方式,人与人打交道,而且必须跟人打交道,才能满足你的生活需求;而现在,却是人与机打交道,当然机背后也是人,却不再需要人与人直接交流,就能满足需求。

人是情感动物,人与人打交道时,产生关系和感情,需要注视、聆听和回馈。当然不免也有很多纠纷、烦恼和苦痛,可是生活却是联结的,有情感的温度和关系的复杂度;而到了人与机打交道的时代,生活似乎一下子简单多了,就像我们最开始设想的,一个人能完全生活在自己的房子里,不需要依赖其他人的切身关照,一个点单,启动一个买卖行为,也不用记住送货人的脸,关上大门,自成天地。年轻的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却越发隔绝起来,每个人都成为了一个孤岛。

能不能说这是一个生命如此孤独的时代?这个当然会有人来反驳:你看网络上是多么热闹啊!各种平台,任你发声。可在热闹之后,回溯到现实中的个人,孤独感却往往挥之不去。人的关系,在这个时代,超越了地域的限制,在网络的世界里交织纠缠。而现实的世界中,人却交流得越发少了,与家人,与亲戚,渐渐成了相互的陌生人。

2020年新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露易丝·格丽塔有一句诗我特别喜欢:“我的灵魂枯萎、缩小/身体于它就成了一件太大的衣裳。”在这个信息时代,不也是如此吗?有人会问在这个时代,我们年轻人该如何自处?这又一次回到了那个古老的问题:我是谁?我从何处来?我又到何处去?这个涌上心头的疑问,只能靠自己去寻找答案。

王文